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之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七

苗晉卿

裴冕

張鎬

第五琦

呂諲

李岷

李揆

杜鴻漸

父鵬舉

裴遵慶

劉晏

系濛元琇
包信附

元載

李少良
王昂

王綰

黎幹
庚華

楊綰

常袞

崔祐甫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家世儒素祖襲高道不仕父殆庶

龍門縣丞晉卿幼好學善屬文擢進士調修武尉改萬年令遷

侍御史歷度支兵部員外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性

謙柔口對選人訴索好官累無慍色久乃進侍郎前後典選五

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爲奸大行賄賂天寶二載中丞張倚
新得幸。晉卿欲附之。擢其子與書判第一。議者譟然。安祿山因
間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寶奩。持卷筆不能下。人呼曳白。帝大
怒。貶晉卿。安祿倚淮陽。皆太守。明年徙魏郡。充河北採訪使。居
三年。政化大行。立祠頌美。改河東郡亦兼採訪。又徙扶風。封高
平縣男。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改憲部兼左丞。祿山反。竇延
芝棄陝不守。楊國忠忌其有望。奏爲陝虢防禦使。辭老不赴。聽
致仕。避亂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爲左相。軍國大務悉
以咨之。兩京平。改侍中。封韓國公。食五百戶。後以賊寇漸除。屢
疏乞骸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相。代宗立。年老足蹇。許間日赴
政事堂。入閣不趨。帝御小延英。召對大臣。始此吐蕃犯京師。方
病臥。家賊輿致。脇之。噤不肯語。亦不敢害。駕還。冊拜太保。罷政。

事薨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懿獻元載感其舊恩改諡文貞爲人寬厚廉謹所至以惠化稱再秉政凡七年務舉大綱不問小過練達事體爲三朝所推百官簿最覽省無遺一意安保榮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胡廣父死自爲碑文有鵠巢碑上經賊焚薨松檟無傷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延十子發丕堅榮垂向昌魏望成德宗見與前代帝王名同命與外官故皆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東人家本冠族以蔭調渭南尉閑於吏道王鉞表署京畿採訪判官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素寡學術然守職通明果於臨事衆號稱職鉞雅任之及得罪抗言其誣時僚吏畏林甫皆引去獨爲斂葬由是知名倅哥舒翰河西行軍司馬玄宗入蜀召還赴闕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邂逅平涼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同辭勸進立正位

號以全王者大孝太子謙讓曰公等何言之過冕對以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若再逡巡大衆一散不可復集莫若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躬殿下居東宮已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臣等敢昧死請至五表方見聽卽位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倚以爲政素性忠勤悉意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下令賁官爲爵度僧道收貨貨以濟軍興有不願者科令就之取償旣賤衆不謂宜上至鳳翔罷其政事拜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乾元二年轉御史大夫充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召還待制集賢院代宗卽位充山陵使附李輔國表其親昵中書舍人劉烜爲山陵判官烜起術士坐法抵罪降冕施州刺史移豐州以甄引元載德之且謂必能順已復拜左僕射知政事時已衰病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

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卒贈太尉生平豪侈嗜利領使既衆
月俸膏二千緡輿服光麗食飲珍豐驪馬皆直數百金每會賓
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後二十餘
年有蘇正元者奏配享肅宗廟庭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少有大志涉獵經史師事吳兢器之及長
儀觀瓌偉好談王霸大略游京師未知名端居一室不交世務
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豪傑爲已重聞鎬才名見
薦之釋褐左拾遺歷侍御史屢忤以軍事舉來瑱可當方面之
寄會玄宗西狩徒步從山谷扈從數遣詣肅宗所論事多所弘
益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首諫內道場供奉僧
數百晝夜諷唄夫天子之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佛
法能致太平今願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時推

有文武士命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方圍宋州張
巡告急乃倍道而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之曉素剛戾馭
下少恩逗留不進比鑄至淮口而巡已降鑄怒卽杖殺曉收京
還論功封南陽郡公鎮汴州捕平殘寇密奏史思明僞表降順
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信之滑州防禦許叔冀狡
猾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帝不省宦官出使者怒其不降情結
納還日反稱思明叔冀忠愍而毀鑄無經略才選罷相位授荆
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果如鑄言帝思之召拜太子賓客轉左散
騎常侍坐市崱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代宗起爲撫州刺史歷
洪饒吉等七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王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
鑄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貽梟之新安大豪
沈千載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鑄遣別將盡殄其衆收江南西

道都則練觀察等使卒爲人善飲好琴嘗置座隅初起布衣二
著至宰相居身廉潔不殖貲產性復簡重謙恭下士論議有體
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

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及長有吏才以
富國強兵之術自任天寶初事韋堅後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
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祿山反進明遷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
川李萼策以鹽給軍資用不乏玄宗怒賊陷河間信都等五郡
進明未有戰功遣中使封刀促之收地不得卽斬首進明惶
懼莫知所出琦勸多川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郡
肅宗在彭原遣琦奏事自陳方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之
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
聖慮帝大喜卽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萼兼殿中侍御

史山南等五道度支使隨事促辦事無違闕歷虞部員外金部
度支郎中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
業戶并浮入願爲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盜煮私市皆有罪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遷戶部侍郎
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
錢司農太府山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時國用未足幣
重貨輕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乾元二年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領使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
與開元通寶錢並行旣而盜鑄爭起穀價騰貴餓殍枕籍中外
歸罪變法之弊貶爲忠州長史在道有告琦受人金者遣御史
劉期光追按之除名配流夷州寶應初復起爲朗州刺史甚有
能政入遷太子賓客屬吐蕃入寇代宗幸陝郭子儀表爲糧料

廉御史大夫充關內副元帥未幾改京兆尹駕還復判度支
果封扶風郡公前後傾財賦十餘年坐與魚朝恩歿狎出爲處
州刺史歷饒湖二州復爲賓客東都德宗雅聞其材將復名用
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子峯婦鄭氏皆以孝著旌表其門

呂諲河東人少孤貧力學志行整飭里人程楚賓識之妻以女
諲分貲贍濟所不足登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嘉其才辟
爲支使哥舒翰表河西度支判官授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
總吏職雖諸僚出遊獨預然據案鉤校簿書諸將能否悉得其
真諲益起之累兼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潼關敗趨靈武由
中人薦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幸鳳翔遷武部侍郎
命與三司詳讞羣臣之汙城者援律傳經當時憚其持法乾元
二年帝憂九節度兵收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母

喪起復本職兼判度支京師平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
初加同三品當賜門戟釋纓拜受人以是譏之又引楚賓爲衛
尉少卿子震郎官又受中人馬尚言囑托奏其親爲藍田尉事
是帝怒命敬羽窮治臨尚言罷譴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
禮部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前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
爲司馬部下家兵千餘與惟一親將卒遂金相忤希昂率兵捕
之惟一懼斬遂金以謝悉以兵屬希昂謹至請建南都爲江陵
府卽拜爲尹置永平軍萬人以遏吳蜀之衝割湖南之岳潭郴
道邵連黔中之清江七州隸其道希昂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
陵入謁譚伏中學殺之謀黨與數十人內外震服奏妖人申泰
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總邵道二軍擅納蠻金賞以
緋紫羣蠻更爲剽掠吏不敢制遂坐徙死譚與李揆不平揆忌

其復用因奏置軍湖南非便與之交訟未幾苦羸疾卒年五十
一贈吏部尚書其在朝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然無異稱
及爲荊州號令嚴明賦斂均一取河西故將材者數十人總牙
兵治尚威惠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詠歌之自至德以來
最稱有名人爲生構祠歿仍裒錢徙祠府西所薦杜鴻漸元載
皆至宰相永泰中故吏嚴郢爲請謚博士獨孤及謚曰肅

李峴吳王恪孫少有吏幹及長折節下士初以蔭仕歷高陵萬
年二縣令以政術知名遷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
轉將作監天寶中爲京兆尹值歲澇米價翔貴爲市米平價出
糶百姓思之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
供億以取媚峴獨無所獻民心感之俄因楊國忠擿祿山陰事
令搜捕邸第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爲零陵太守以悅其

意尋徙長沙爲永王江陵大都督府長史至德初肅宗召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與兄岷同時俱判臺事嶧又爲戶部侍郎銀青階三人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時以爲榮尋復爲京兆京師平封梁國公乾元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岷位望取舊於同列中事多獨決頗有不平復於帝前極論李輔國專恣密差人察事忠良被誣制詔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帝悟稍減制遂深銜岷岷押官之妻訴天興令謝夷甫枉殺其夫國助之帝怒貶前後推鞠三司御史皆于遠惡處所而擢侍人毛若虛岷謂所責太重陛下偏信若虛用刑亂法是無御入臺也帝大怒出岷蜀州刺史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赴還京復相位轉門下侍郎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引中人傳詔者置

樹待之峴至卽救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御史無限
其員要近者怒而毀之不踰月漸失恩寵罷爲太子詹事遷吏
部尚書復知南選同改兵部尚書出爲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
立朝固大體不拘常議初平東京收陳希烈等數百人將悉抵
死兇醢奏法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
好意且道朕常衣冠葬在名俱其生非可盡責雖以國家親
勳子孫尚血帛忤何況他人乎朔河北殘孽劫服官吏此時尚
多今若不開自新之路是堅賊者心使爲賊致死固乎數日帝
乃見聽衣冠更主峴之力也

李揆字端卿高祖玄道父成俗秘書監揆少警敏好學屬文開
元末登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右補闕爲
起居郎知宗子表疏遷封勳員外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劔南

肅宗拜中書舍人乾元時宗室請上張皇后尊號上以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諡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明聖今陛下勳避典禮奈何復踵其弊帝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因有干數歲欲奪嫡長成王帝心未決一日詔於太子於國有功將定爲嗣卿意謂何揆前拜賀曰斯言社稷福也願陛下勿疑后始議息自此漸承恩遇俄兼禮部侍郎知貢舉病近世取士不考實徒峻隄防搜索禁挾無所不至乃與諸生約布冊中廷務求真才略其小節使人人盡所欲言聲稱甚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爲人美風儀善奏對每遇敷陳皆符獻替帝獎賞曰卿門地人物文學可謂三絕信朝廷羽儀也當時推爲第一李輔國以京師多盜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徼揆慮其橫恣因奏本朝置

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與漢南北軍意同彼時周勃因以
成安劉之功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議趣格其
爲相決事明當濟以辨博然性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
於冗官竟不引進又忌故相呂諲搆挾陰過譴顯條其罪帝怒
貶授袁州長史數日擢楷司門員外郎後數年擢徙歙州刺史
以在任數輕元載部爲廢頭鼠目載聞銜之奏改散地試秘書
監江淮養疾二十餘年祿俸旣奪百口萍寓飄泊寄食載誅始
除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盧杞又忌其有雅望
畏將復用奏爲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還至鳳州卒年七十四
贈司空諡曰恭

杜鴻漸字之巽宰相起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與盧藏
用隱白鹿山母疾因崔沔授蘭陵蕭亮醫遂窮其術歷右拾遺
弘明錄

玄宗好游畋。上賦以諷。終安州刺史。鴻漸敏悟。好學。第進士。解
褐。延王府參軍。遷大理司直。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度支副使。
肅宗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往。衆議出蕭闕。趣豐安。鴻漸與運
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金。李涵謀曰。逆賊亂常。二京覆沒。平
涼散地。難恃。惟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名河隴。北結回
紇。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社稷雪恥。不亦易乎。卽具上兵
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厝。凡最使涵詣平涼。上之太子。
大悅。鴻漸與漪遂發朔方步騎數千。至白草。頓迎。謁說以天下
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猶日夜望官軍圖收復。殷下治
兵。長驅逆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之蕭
何。旣至。與裴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先一日草儀。以上
設壇。壇城南。辭以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他如所奏事。

畢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
充梁州都督兩京平移鎮荆南以襄州叛將康楚元將襲荆葉
城而遁乾元二年復徵爲尚書右丞拜吏部侍郎兼太常卿詳
定二聖晏駕凶儀綜正泰建二陵制度有功加光祿大夫封衛
國公建言大亂之餘民人殘毀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
婚葬鹵簿皆不許給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永泰元年西蜀大亂命兼成
都尹山南西道副元帥劍南兩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時宦
業已成復溺浮屠懼殺戮旣至憚懼肝雄武略其問罪反加禮
遇以政事委之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肝威略可
任宜爲留後授以成都尹柏貞節邛州楊子琳瀘州皆刺史各
罷兵代宗恐孤軍陷險不得已許之自許入朝獻寶器五牀羅

錦十五牀。麟。麟。五石。復輔政。進門下侍郎。議者疾其畏怯。長亂無遠大略。大曆四年。以疾甚。罷政事。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代襲冠冕。爲河東著族。自幼強學。該綜圖史。外晦內明。不干世務。以蔭授潞府同法叅軍。時年已老。未爲人知。隨調吏部。授大理丞。剖斷刑獄。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有醜言。有司當以大逆。駁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遂反。所連數十人。皆活之。天寶中。擢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時選者萬計。精敏善記覈。視簿牒詳而不苛。大獲名譽。稱吏事第一。以不附楊國忠。出爲郡守。肅宗徵拜給事中。歷尚書左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己。持重慎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薦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僕固懷恩阻

兵代宗推其機鑒敏達遣往汾州宣慰懷恩引過聽命將從入
朝爲副將范志誠沮止還日帝避蕃寇在陝脫身赴之駕還遷
太子少傅罷知政事待制集賢院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
選事仍優其老聽就第法官時以爲榮薨于位年九十餘爲人
性淳厚忠正敢守儒行老而彌謹所薦賢來謝輒以爲恥每有
諫諍幸獲聽從內益畏慎雖親近莫知所言初爲郎時著王政
記述古今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

問曰靈武偏典氣象無幾才非撥亂力非有爲君臣之際
此正一時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八歲舉神童獻頌泰山玄宗奇其幼
命張說試之稱爲國瑞授太子正字天寶中調夏縣令賦未嘗
督而輸無逋期復舉制科補溫縣令所至有惠利民刻石頌之

遷侍御史肅宗初避居襄陽永王璘名署右職固辭移書房琯
諸王皆出深宮一旦望以桓文立功何可得哉俄拜度支郎中
領江淮租庸事璘反謀與採訪使李希言拒之假晏守餘杭發
義兵堅壁王收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晏終不
言功名爲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進戶部侍郎
兼御史中丞領度支爲京兆尹府事惟總大體不苛細時號稱
職無何酷吏敬羽構貶通州刺史代宗召復舊官進加國子祭
酒廣德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
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等使值大兵後京師米貴禁旅不充
晏旣領使以轉運爲已任自按行淮潁達汴入河右循底柱硤
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暇通濟渠并李傑
新堤得其利病復畏爲人牽制移書宰相元載告以運之利害

各有四。四利者。一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之半。二東都彫破。百戶無一。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壘。漸可甦定。三獫狁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四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昔日之盛。四害者。起宜陽熊耳虎。城阜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爰無朝煙。歔游鬼哭。功恐難就。二自寇難以來。汴少穿治。崩岸滅木。所在砥淤。涉泗千里。尚如平地。三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攘奪姦先。夾河爲藪。四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輓漕所至。總帥大臣。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所能制。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得益盡其才。慎簡臺閣士。新進銳敏者。分置諸道。趣督倚辦。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言動舉不敢隱。故能成功。有權貴干者。惟厚以廩。未嘗使親事。嘗言士顧名節。乃重於利吏。無

榮進利重於名。故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始
歲致四十萬斛。帝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還於東渭橋。勞曰。卿朕
節侯也。加以益荆湖山南等道。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再
遷吏部尚書。知三銓事。最殷分明。下皆懼伏。及元載得罪。詔令
鞠訊。畏其黨盛。不敢專與。李涵等五人雜治。常袞欲奪其利權。
奏爲左僕射。帝以計務方治。官雖陞不改其任。嘗命考所部官
吏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節帥多擅
征賦。晏常以羨補乏。故人不加調。及代第五琦權鹽法。益密利。
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
居大半。民不告勞。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自揚州四旬
至關中人。以爲神。又歲增鑄錢十餘萬緡。措置纖悉。至湖嶠荒
險處。所出貨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復募駛足。置諸道巡院。凡

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輒知以是能權萬貨輕重天下無甚貴亦無甚賤物價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決一無所留然惟晏能之他人不能也所居修行里粗樸庠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以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頗任數固恩常與江淮本道分貢茗橘珍甘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厚貲致之必冠諸府兼重交遊敦故舊多以財賄四方知名士有口舌者率以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德宗立言者屢請罷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楊炎執政爲載報復誣以帝居東宮時代宗寵獨孤妃愛子韓王劉清潭請立妃爲后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黎幹與晏預謀炎見帝流涕道其事謂幹已伏辜晏尚在位請正其罪

崔祐甫奏此事曖昧已經大赦不當究竟朱泚崔寧力相解釋
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以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
史炎必欲致其罪知庾準有素憾擢爲荆南節度準卽奏晏與
朱泚書語言怨望謁使蒐取卒乘官物將謀作亂炎證成其
罪有詔賜死年六十五徙家屬嶺表坐累者數十人錄其家惟
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贈鄭州刺史加
至司徒生平善訓諸子咸有學藝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
郎遷給事中華州刺史 孫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
會昌初擢給事中李德裕知其才時因回鶻衰亂遣濛按邊經
略河湟調兵械糧餉宣慰靈夏以北党項始議造木牛遷宣宗
立德裕罷貶爲朗州刺史終大理卿晏歿二十年史官陳諫推
明其功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

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滿
二百萬晏遍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亡
上元寶應間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
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如袁晁陳莊方清
許欽等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
正鹽法以裨用度起廣德盡建中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
萬又謂王者愛人不在賜與要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斂之
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
每州縣荒歉有端輒計官所贏先下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
及困而奏報已行矣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
賑給賑給有二害少則不足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復重斂
人矧吏下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今晏有二勝以爲災沴之

鄉所乏者糧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或轉豐處或官自用所以國計不乏所糶轉相沿逮散入村閭下戶不能詣市自免阻饑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其有功於國大率如此所辟用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琇後爲尚書右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當關輔用兵并遭蝗旱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甚爲當時所稱韓浞惡之貶雷州司戶參軍舉朝以爲非罪後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戶部侍郎佶字幼正文翰融子登進士累官諫議大夫晏起爲汴東兩稅使代晏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人起家甚微父景昇主曹王元妃租入計

姓元氏。載少孤嗜學。尤好道書。值玄宗崇奉道教。詔求明莊老
列文四子學者。遂入高等。補新平尉。御史韋銓監選黔中苗晉
卿留守東都。皆署判官。連授大理評事。司直。寢以名聞肅宗。初
避地江東。李希言表爲採訪副使。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兩
京平入爲度支郎中。智悟開敏。占對捷給。上甚奇之。委以國計。
俾領江淮都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
諸道轉運使。會帝不豫。李輔國用事。其妻卽戴宗女。因相締結。
驛驛國相推爲京兆尹。固辭。輔國會其意。翌日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載復能伺上
意。承恩微倖。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學士。修國史。封許昌縣子。以
錢穀所係。煩重。悉委劉晏。祇兼營田使。俄判天下元帥府行軍
司馬。廣德元年。扈從至陝。還京。恩寵彌盛。預誅李輔國謀。復以

厚利結中人董秀刺取密旨凡帝有所屬必先知之以是探微揣端無不諧契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綵白發其私除名爲民魚朝恩與不叶乘間奏誅之預結其愛將爲助自謂有文武材略矜肆益甚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外慮有司駁正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兵二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已初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選兵五萬列屯鎮禦裒關輔河東十州稅實之杪秋行幸春首還京可避羌戎之患遣所親吏經圖宮殿先築私第帝聞惡之罷其議又奏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散地不足爲守請徙京西軍戍原州移子儀大軍駐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險北抵于河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可斷西戎之脛而朝廷

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徙窟田神功，奏以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從之，誤矣。由是沮其議。帝不決，時載久得君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妻王氏言縱子伯和等鬪，通貨賄，貪黷無厭。凡天下要司，方面盡職者，任意擠排。貪猥者反得進，城中間南北二第，近郊起臺觀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名殊異，伎果集其門，恣爲淫褻，不避人倫。又陰托妖巫李季倫夜行禱祀，帝知而戒之，粲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橈，僞諷其危，亦不知悟。大曆四年秋，虎忽入長壽坊家，廟射生將周皓引弩斃之。有李少良者，以吏進，從事帥府，遷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欲究其事，其友韋頌漏言於陸瑒，載名瑒問杖殺三人，由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帝積怒，十二年三月，遣金吾將軍吳湊收載及縉繁政事堂分

捕惡屬下獄遣劉晏等訊狀中使臨詰陰事皆服董秀杖殺禁
中賜載自盡以庶人禮葬之妻乃王忠嗣女悍驕戾忤子兵曹
參軍伯和祠部員外仲武校書郎季能與英倩待榮季連俱論
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并毀廟主破第修百官署東都第助
治禁苑籍鍾乳五百兩分賜朝臣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女
沒入掖庭德宗爲太子實川載議詔復其官聽改葬諡曰荒後
改成縱其黨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嶺趙縱裴冀王
紀韓會等凡數十人皆坐貶遠惡英倩弟英璘家金州盜官百
數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聞變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
禁卒及山南西道兵討捕刺史孫道平擒殺之王昂者出自
戎旅以功累遷河南尹充河東節度使貪縱不法務聚斂與載
相結擢刑部尚書改殿中少監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專畜妓

妾倡優時論甚醜貶連州刺史至萬州墜江死

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與兄維好學齊名舉草澤
文辭清麗科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太原少尹衆推其謀略佐
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時維陷賊受僞署請以已官贖其罪
因得減等尋改國子祭酒轉鳳翔尹歷兵工二部侍郎左散騎
常侍撰玄宗哀冊文時稱其工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稱
旨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二年光弼薨命代爲
都統持節河南兩淮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
兼領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縉修
東都殿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卽委軍希彩
而還又代辛雲京兼領河東節度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
易其儒者命斬以徇諸將股慄還復知政事曲意附離元載一

無敢忤兄弟皆佞佛繙尤甚前妻死改第爲寺遇諸道來朝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以助營建代宗初喜祠祀未重浮屠法繙盛陳福業報應言國家慶祚靈長雖時多難旋踵輒敗此皆福報所馮非關人事故帝信愈篤凡禁中祀佛持齋遇有寇難合衆誦護國仁王經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五臺山鑄銅爲瓦以金塗之費鉅億計皆給中書符遣行州縣歛丐又以七月望宮中造盂蘭盆大曆政刑日以陵替皆由繙與元載鴻漸倡之性復貪冒妻李氏初適左丞韋濟以妾奔繙妹復爲尼縱以招納財賄猥杏相藉所薦引黎幹庾準皆至大官恃才狎侮後載亦疾其凌轡也及敗上憫其老不加刑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年八十二 幹戎州人以星術進待詔翰林擢諫議大夫遷京兆尹以嚴肅爲理徇于財色因緣附會與

時上下歷兵刑二部侍郎德宗卽位猶以詭道求進衣婦人服
匿輿中詣內侍劉清潭第事發除名長流賜死藍田驛 準常
州人以媚繙得幸引爲職方郎中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
因殺劉晏名爲尚書左丞卒贈工部尚書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祖溫王武后時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
儒開元中爲禮泉令世以儒聞綰生而聰慧與羣從夜宴舉座
間物燈盞枹曲備四聲韻衆咸異之四歲喪父家貧事母謹甚
及長好學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贈宗
尚玄理沉靜寡欲獨處一室左右歸史疑座滿席澹如也不好
立名有所論著不輕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
玄宗始詔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知名進右拾遺遭亂
走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職方郎中遷中書

舍人兼修國史陸禮部侍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
田等科罷明經進士宰相以爲行之已久恐人失業未可遽廢
文載舊書天下高其議俄轉吏部歷典舉選精覈人物品裁清
允人服其公元載得政孤立自守未嘗私謁忘其望高外示尊
重非爲國子祭酒實疎外之載日貪目天下士論益歸綰帝知
擢爲太常卿以郊廟禮儀久廢藉綰振起載得罪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制下之日朝野相賀代宗方
旡宿弊虛心見待恩款莫二先是有晉州男子郇談席縻髮
上三十字一字言一事指切元載用事欲以取悅諸州悉帶團
練守捉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
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叅軍而團練判官號重覆詔許罷之
又減諸道觀察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開元

時威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有不稱職及賊
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停刺史亦不得輒離任有故聽上
佐代領帝善其謀乃高選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
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兵興從權有
官品同而祿例差者載與王綰倫以爲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
州月至千緡而山劍貧險止數十緡及是皆復舊制惟監軍使
未革會有病疾抗疏辭位頻詔敦勉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
療治每對延英特許挾扶未幾聞訃驚悼泣語羣臣天不使朕
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即日詔贈司徒百官會弔賻賜加等初
謚文貞改文簡生平質性清貞教尚純儉歷任華要車服樸古
不治第宅不問產業生計祿廩隨分姻舊多寡輒盡至清鑒識
敏遠過於人儒先未究往哲微言經史與義一覽輒會其精素

積公輔之望天下雅正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清談終晷言不及榮利或欲干以私聞其言輒愧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劔南節度崔寧兄寬爲中丞家富于財有別墅在城南池觀堂皇甲於他館卽日收毀京兆黎幹省損出入騶從纔留十餘騎郭子儀在邠州亦散音樂五之四他聞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紀世以坐鎮雅俗比之楊震山濤謝安云

常袞京兆人父無爲三原縣丞袞登天寶末進士授太子正字遷右補闕至起居郎寶應二年拜翰林學士歷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文采瞻蔚長於除書同列楊炎善德音時禪常楊性清直孤介不安交遊極論魚朝恩不宜領國子監又奏回紇恃功驕肆京師剝第建祠數與軍人格鬪至奪含光門魚契苟乘無備與西蕃連結爲患不細請早圖之天

子誕日諸道爭獻滯侈不急之物及爲巫禱祈禳之事與昔漢
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大爲懸異
今節度刺史非能男耕女織類出於民斂怨媚上請皆還之加
以軍旅未寧戶口減耗十不存一諸寫經造像焚幣埋玉僧尼
巫覡歲費巨萬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其留豈有量哉代宗
嘉納加集賢院學士大曆元年遷禮部侍郎典貢部時宦者劉
忠異權震中外涇原馬璘恃帝寵任各以私親干謁及求爲兩
館生皆拒卻之元載有罪詔預朝問獄竟拜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政綰以過多可袞務苛細以清儉
自賢帝信重綰禮遇稍次每懷忌恨綰卒袞始當國朝廷先以
百官俸薄議增給之與度支韓滉任情輕重滉惡司業張參袞
惡少詹事趙基所給獨少袞姻家任太子文學給反在洗馬上

人謂騁私崇怨載輔政賜以堂僊豐腆可十人具踵爲故事特
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同列不從議者譏袞朝廷厚祿重賜所以
優賢崇政如有不稱但當辭位不當辭食載又於政事堂闕後
門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袞悉令窒之嚴禁賁官以革前弊然一
意謝絕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中書之權至比冗衙尤排擯
非由科第及文學者由是選路大壅省中至缺侍郎以舍人崔
祐甫代領世咸謂之轡伯以其轡轡無賢不肖之辨也自己亦
並無勳爵散官纔朝議郎郭子儀爲言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
河內郡公德宗初立與祐甫不睦至相忿爭貶爲河南少尹再
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起爲福建觀察使大薄教化始聞人
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習爲文辭親加講導拔其尤者與客
主釣禮游觀燕饗悉與自此風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在官

卒年五十五贈左僕射後人春秋配享于學

崔祐甫字貽孫父沔世爲禮法名家祐甫登進士調壽安縣尉祿山亂獨負私廟木主逃于行在肅宗拜起居舍人歷司勳員外郎檢校御史中丞充永王行軍司馬尋知本軍留後至中書舍人攝省事性剛直遇事不回數與常袞爭議袞怒奏令分知選事每擬官輒爲駁異言數相侵會朱泚奏稱鳳同孔袞率羣臣表賀祐甫獨曰不可弔不可賀袞益不喜代宗崩遣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袞與禮官議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以爲遺詔不可改意衆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墀上祐甫指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輕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時郭子儀朱泚俱檢校平章事故事救尾皆代署職名二人入言祐甫

不宜貶帝新卽位不知以爲卿何者何乃云然對以初不與聞
帝遂怒袞以爲罔上卽令兩換職以袞爲河南少尹而拜祐甫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祐甫已出京至昭應縣徵還旣得政拔去
疑滯推延薦舉日有除授未踰年員至八百莫不諧允或言所
擬多親舊帝問故對曰當進用必悉其才行有如一素知何由
得實帝以爲然復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委以心腹時神策軍
使王駕鶴典衛兵久將代之懼其爲變祐甫名駕鶴留語移時
潛令白琇珪入其軍頃刻而定潛書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
三十萬緡帝慮其欺以請遣使勞軍就以所獻賜將士卽奉詔
乃陛下恩若有欺詐彼且生怨使諸藩聞之不謂朝廷重賂帝
曰善議者咸違其謨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無何被疾詔肩輿
至中書臥而承旨在第卽遣使咨決薨年六十帝尤痛悼故事

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破例贈太傅諡以文貞妻王氏賢而有識朱泚叛王陷賊中泚遣以繪帛菽粟受而緘錫之何帝還具封以獻當時君子益推其家法有文集三十卷無子遺命弟子植爲嗣

冊曰貪鄙已誅頽俗思釐天假紹年治可庶幾區區饌餼何足計之祐甫秉權此又一時

弘簡錄卷之十八

終

弘簡錄卷之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八

李勉

盧杞

杞子元楊炎

張鎰

關播

李元平

竇參

吳通玄通微附

柳渾

崔造

韓滉

齊映

劉滋

從兄

齊抗

董晉

子淡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歷漢襄相岐四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嚴幹稱張嘉貞都督四川引與同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勤學既長內性沈雅外貌清整以近屬調開封尉值時昇平水陸靡雜推姦決隱綽有能名從肅宗幸靈武即位擢監察御史時方朔典武臣情於禮法大將管崇嗣背闕而

坐笑語譁縱勉効以不恭拘於有司帝歎曰自吾有勉朝廷始
尊詔特原之遷司膳員外郎值關東獻俘百餘詔皆處死有被
脅爲官非故反者仰天浩歎勉過而哀之入見帝曰元惡未殄
遭點汙者半天下皆欲洗心澡雪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帝馳
騎宥免自是歸者日衆遷河南少尹累爲都統王思禮李國貞
行軍司馬進山南西道觀察使以前密縣尉王晔勸幹仰攝南
鄭令晔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收宰爲人父母豈以讒
殺良吏乎卽爲請得免後爲龍門令果著能績時稱知人歷大
理太常二卿李輔國怒不附已出更汾號二州刺史歷河南
尹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帥陳莊呂太一武日昇等大曆
二年入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兼領太學吏踵前尹黎
幹請事請勉治具不從朝恩銜之遂不復至尋拜嶺南節度使

遣部將李觀刺史王劭討番禺賊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
斬之五嶺平蕃舶大至居已廉潔國無暴賦部人比之宋璟等
叩請立碑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本以舊德方重更
歷滑毫宋平二鎮凡八年部內不威而治山東諸帥方暴恒尊
憚之復移汴宋會李靈耀結田悅反叛詔與李忠臣馬燧合擊
大破之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親將杜如江擒之厚獲褒賞既
而忠臣專汴勉復還宋明年忠臣被逐復移治汴德宗立就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命討李希烈進檢校左僕射充汴宋滑
毫河陽等道都統希烈聞哥舒曜詔出兵犄角乘虛襲許希烈
解去復率衆寇汴凶焰不可當勉嬰守累月值關輔擾亂人心
動搖救援不至潰圍山保睢陽興元元年因讓都統徵爲司徒
入京素服待罪優詔復任內因懷愧引過自艾不敢有所與會

將復起盧杞舉朝方駭帝以問勉衆謂杞姦邪顧朕不覺卿以爲何如對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正所以爲姦邪也時題其言由此益見疏居凡二歲累辭罷爲太子太師薨年七十二贈太傅諡貞簡爲人坦率淡素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復多巧思精詩善琴妙知音律常自制琴號響泉韻磬高位三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尤能禮賢下士終始盡心幕府李巡張叅先卒每遇宴飲必虛位膳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冊曰勉爲文吏應變非長天厚荼毒厥彼大梁幸帝薄誅顯其懿良

盧杞字子良祖懷慎父奕清節著名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辟僕固懷恩朔方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入補鴻

肅宗遷賊中侍御史歷刑部員外金部郎中貌陋色藍如醜人
皆見視之然能口辨僞不恥惡衣糲食故人未悟其真反謂有
祖父風獨郭子儀識之遇百官問疾皆不屏姬侍問杞至悉令
避去隱几而待杞去家人問故荅曰彼貌陋而心險若見必笑
後日得權卽吾族無類矣久之歷忠號二州刺史就有官豸大
貽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奏同州皆爲赤子不若食之帝謂
憂及他州可任以政命以豸賜貧民遂有意柄用建中初召爲
御史中丞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得志之
後愾賊漸露妬賢忌能迎吹陰害小不附已必致之死一意怙
勢立威以固其權始譖逐楊炎又誣殺崔寧陷李揆入蕃顏真
卿使鹵初用嚴郢爲御史大夫自助旣又惡之誣判官蔡廷玉
離間朱泚兄弟令御史鄭詹案驗致死復奏恐泚致疑因殺詹

貶郢上委信同列張鎰思欲間之值隴右方用兵僞請自行帝
不可卽薦鎰出守鳳翔帝尤寵禮杜祐短毀百端訖至于貶李
洊奏事誤先白鎰沮罷其功天下苦其狙害隱毒無不痛腕然
以方得君無敢言者先時崔祐甫輔政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
意政聲藹然及是專諷以剋剝刑名天下騷然度支奏河南北
連兵不息計月費一百餘萬貫而藏錢不支數月乃以趙贊判
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泉貨所聚在於富商今聽留萬貫爲
業此外有餘悉借給軍約罷兵後償以公錢敕下京兆督責峻
急吏荷校束縛搜人財貨意占不貲肆行筆榜人不勝冤自殞
相繼京師囂楚如被劫盜計直纔及八十萬餘又僦櫃質舍居
貨貯粟一切四分借一僅至二百萬長安爲之罷市百姓邀訴
者千萬爲羣莫能諭遣疾驅歸第不敢復出上知民愁苦得不

償怨詔令罷之贊由是術窮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三等上等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吏乘筆執籌入第計之有告欺隱不盡各加賞罰除陌者凡公私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加爲五十主僧者入其算然後給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有自相售驗其私籍隱者倍入之法旣行狙獪得操其權率多姦欺公人十不及半天下以其倡謀召怨至涇師亂呼曰不奪汝商戶餽餼不稅汝間架除陌凡此皆杞爲之故無賢不肖視以爲讎獨上心未悟又多謀議乖方靈武杜希全率鹽夏士六千討賊帝議所從入杞請道漠谷渾城以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相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赴難破賊有功堅請入朝杞畏其議已謫言懷光勲在社稷賊憚之破膽來

親必留連宴賜賊得哀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破
竹之勢使平京師帝然之詔使進屯便橋懷光忿怒千里勤王
爲姦臣沮卼咫尺不獲一見天子怏怏無所務遂謀反因基杞
等罪惡士議騰沸指目歸咎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遇赦量移
吉州長史帝眷尚不衰欲起爲饒州刺史當行制給事中袁高
不肯草改命舍人高固執不得下諫臣合詞言杞罪惡四海共
棄今復用之忠臣良士寒膺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惡到乃換澧
州別駕遂死子元輔字子望自少以清行聞登進士授校書
郎拜左拾遺遷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謀最微爲
吏部郎中遷給事中兵刑二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
鎮國軍節度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生平簡潔貞方
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不以父之醜行自累人士美之

冊曰清節萬年權倖一日嗟嗟子望光孝前秩世無奸貞
安顯此筆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
攻城不屈而死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旌父播有隱操登進士
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賜號玄靜先生
母元氏與載同族炎自幼風骨峻峙文藻雄蔚豪爽尚氣汧隴
之間號爲小楊山人始辟河西呂崇賁掌書記早負時望所爲
李楷洛碑文士稱誦代宗徵爲起居舍人辭祿就養父喪廬墓
號泣不廢聲雖有紫芝巢有白雀孝著三代門樹六闢古希有
之終喪起爲司勳員外禮部郎中遷中書舍人知制誥載方輔
政擢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引以自近親重無比載敗貶道州司
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卽位惟祐甫薦召拜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舊制左藏庫貯天下財賦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
出納上下相轄舉無干欺第五琦因案將求取無節不能自禁
乃悉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遂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
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縮宦官持簿籍蚕食其間根柢連
結牢不可動矣奏財賦邦國大本生人血命天下治亂重輕焉
繫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
天下利害請出歸有司度宮中一歲經費幾何量數奉入如此
然後可以議政帝從之詔歲中裁取以入太盈度支具數預聞
又請爲兩稅法盡革開元以來戶部所上空文除天寶中王珣
所積弊法不論至德後人戶凋耗寄居浮戶及一應無名科取
公私進奉自今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
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

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倖免。悉省租庸雜徭。惟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總以尚書度支帝善之。詔書曰。天下咸稱其便。自是人不上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爲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望爲賢相。益務矯飭志節。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已任。居數月。祐甫病告喬琳罷免。炎獨當國。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堅然思報元獻恩。復以原州段秀實議方興農事不可急遽。炎怒罷其節度。命鄒寧李懷光督作朱泚。崔寧統兵翼之。持法嚴峻。涇軍悲曰。吾等屏國西陲。且十餘年。始自鄆土農桑地。

著從此榛莽手披足踐今得何罪投之塞外裨將劉文喜因衆怒復求秀實爲帥不許代以朱泚遂不奉詔開城拒守質子吐蕃求授時方旱羣臣請赦文喜帝不聽命泚與懷光率軍圍其城別將劉海賓斬首以獻二功終不就又以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表請晏罪謂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冤惋炎懼遣腹心分走諸道聲言宣慰實自辯解歸過于帝帝聞使中人往復還報不虛意術之未發會盧杞入相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薄杞無學術且貌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憾之舊制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執不可杞益怒密啓胥吏有過請黜之炎謂當自治奈何相侵初炎赴召道過襄漢勸梁崇義入朝不從又使李舟馳說及是拒命議者以爲炎趣成之帝欲用淮西李希烈致討炎謂其背李忠臣設使平

賊不可復制帝業已許之以爲食言內益不平訪以羣臣可大
任者杞薦張鎰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怪與杞議論不同罷
爲左僕射由是悲忿夙昔伎害根于中者不能自止諷御史張
著劾罷郢兼御史中丞拔流人源休爲京兆少尹令郢過休
反與郢善復怒令使回紇御史劾惠伯前尹河南重價市炎舊
第以爲官解又炎子弘業賊賄敗露杞乃使郢併按常惠伯監
臨自盜貶多田尉殺之復上飛語開元時蕭嵩營曲江南地立
私廟時傳有王氣而止炎復取之帝聞震怒令鞠訊貶崖州司
馬未至賜死年五十五久之詔復官爵諡肅愍左丞孔戣駁之
更曰平厲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五世祖後亂國子祭酒父齊丘朔方節
度使東都留守鎰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經事齊丘表爲

元帥尉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爲宦人
齊令說所構有司承風論死鎰將疏論白其母曰默則負官言
則必貶奈貽大人憂何母曰苟無累於道吾所安也執奏當免
遂得擬流果謫撫州司戶參軍轉晉陵令張鎬觀察江西辟爲
判官歷屯田祠部右司三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平居不妄交
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曆中出爲濠州刺史政尚清簡延經術
士講教生徒比去升明經者四十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
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耀反圍闕鄉兵嚴守禦詔書褒美
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德宗卽位連拜江
西河中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爲吏部侍郎更汴滑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學士修
國史時兩河用兵奏減堂廩錢及百官廩俸三分之一以助用

度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
士銓尚嫌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加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
聘佐時卒不至子儀增太僕卿趙縱以細事爲奴告下獄銓奏
貞觀時著令凡奴告主者斬頃長安令李濟萬年令霍晏因奴
婢坐譴與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今子儀冢土
僅乾前罪兩增縱復繼之陛下責武臣討賊假令實犯法尚
宜錄勲念亡兄事起於奴耶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奴坐杖死
盧杞忌其名重道直欲去無由謬言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將
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
爲三軍所信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銓曰文武兼資
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行乃拜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代泚
銓知爲杞陰中不得已受詔至鎮大修邊幅厲威嚴不爲將校

三軍所悅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畢又各就西南隅佛
幄中焚香爲誓畢復昇壇獻酬而飲各用其物以將厚意歸鎮
未幾值泚反叛營將李楚琳乃泚舊屬得士心司馬齊映等度
必爲亂謀遣屯戍隴州楚琳稽故未行益因帝幸奉天心復惶
惑將罄家財自獻行在不爲備禦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
僧伽等作亂軍中多爲指導映與齊抗獲免益及二子縋城走
未三十里皆爲候騎所執與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
事聞贈太子太傅

闕播字務元衛州汲縣人登進士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
幕府授大理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與神策
軍使王駕鶴姻親交往元載惡之出爲河南府兵曹叅軍攝數
縣皆有能政陳少游表爲浙東淮南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攝

滁州刺史政尚清惠李靈曜阻兵所在盜起調閔州兵守備隨
以寧息人甚安之楊綰常表薦爲都官員外郎遣往湖南宣撫
峒賊王國良臨行德宗召對別殿問政理之要綰奏爲政之本
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云朕比下詔求賢又遣黜陟使廣
加搜訪可得理否荅言下詔舉薦唯得干進求名文士至於有
道賢人安肯隨牒求薦上以其言爲然謂姑去回當更議綰因
奏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得隨便速發兵翦除之上曰卿言正
合朕意使回改兵部員外遷河中少尹建中二年徵爲給事中
舊例諸司卑庫任胥吏掌知頗爲欺弊播悉易以士人遂定爲
法至今稱當轉刑吏二部侍郎充奉迎皇太后副使杞見其柔
緩易制亟稱薦之除銀青光祿大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兼集賢崇文二大學士修國史政事一決於杞但歛衽取容

而已素乏知人鑒有宗室李元平性疎誕好大言信爲知兵及門客陶公達張慝劉承誠皆務誇詡謂可立功奇之薦以有將相材元平由試大理評事特召見超左補闕檢校吏部郎中李希烈叛擢爲汝州別駕兼知州事初至募工徒繕城郭希烈密遣勇士應募元平不覺僞將李克誠內外合勢縛之希烈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公達等始擯不用從幸奉天尚知政韋倫等泣於朝以天子播越如是可安居乎改授刑部尚書知制定奏事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如十哲故事配享武成王廟播奏孔門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代不同義乖事舛况太公古稱賢將下乃稱亞聖於義不安事遂寢貞元四年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蕃人悅之使還改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盡微騎從闔門不繫外事咸以

清儉謹慎許之卒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元平受賊
僞僕射事平以尚有謀慮得貸死流珍州赦歸剡中觀察皇甫
政發其遺奸流死賓州

竇叅字時中四世祖誕外戚父審言聞喜尉參少孤依再從父
竇觀學法令通吏事性矜嚴強直有決斷以蔭累萬年尉嘗代
同舍夕直會失囚貶江夏尉時人義之遷奉先尉擢殺不孝曹
芬兄弟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時相私婺州刺史鄧
珽奏免盜賊八千緡以參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按湖南
直判官馬舜之枉舜本能吏發部令贓千萬令子因權幸誣奏
遂得不坐舜後佐曹王阜以幹直聞參進殿中侍御史改金部
員外刑部郎中拜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與決
天下大議多器之宰相怪其駁異爲所排卻卒無以傷自是遇

事益奮然多率情變法初定百官廩祿以嘗任大理司直故多
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
其事進兼戶部侍郎民家豕生二首四足以爲豕禍不奏陳少
游子請襲封駁以艱危易飾不許論神策將孟華有戰功誣以
謀反龍武將李建玉陷蕃拔歸告與敵通咸減其死俄拜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欲專大政每延英奏對他相皆
出參必在後素知寡於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誦
察擢杜亞東都留守裴諝河南尹李冀陝觀察使四方畏之
交致饋遺淄青李納陰賂帝左右爭毀短之參愛族子申由京
兆少尹轉給事中每除吏藉以詢訪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所至
目爲喜鵲帝聞戒令斥去以掩物議否必爲累參以情訴臣無
彊子申疏屬可保無他素與陸贄不平申舅嗣虢王則之爲金

吾將軍與吳通玄兄弟善遂共譖贊帝怒遂罷參相逐申道州
司馬不浹旬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絹五千湖南觀察
李異以故怨發其事帝以參外交戎臣欲殺之贊奏太重乃貶
驪州司馬逐其子景伯泉州女尼真如郴州没入貲產奴婢帝
又欲殺申與寶榮賴贊固爭咸除名流嶺南復以宦侍謗之不
已竟賜參死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榮免死諸寶並逐覲歷藩
府辟召至戶部侍郎終同州刺史淮南節度使 吳通玄海州

人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參軍與弟通
微皆博學善文以父道瓘爲道士授太子諸王經得侍德宗於
東宮咸厚待之卽位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遷通微職方郎中
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誤述必令代筆與陸贄吉中孚
韋執誼並任見贊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而已乃恩舊進昵而

不禮頗懷妒恨贊自恃勁正屢短於帝欲斥遠之及通玄拜諫議大夫又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懷怨望申遂介參使相結其謀危贊則之飛謗贊典貢受賄帝知其誣大怒逐則之昭州通玄泉州蒲司馮通玄又以宗室女爲外婦帝詰之不敢荅賜死長城驛通微懼禍不敢行服

冊曰帝以忌滋妬以嫉增君臣同軌亂是用興嗟炎與參式題顏風餘子碌碌是爲建中

柳渾字夷曠本名載梁僕射悞六世孫後籍襄陽之宜城父慶休渤海丞早卒渾志學棲貧天寶初擢第調單父尉至德中江西採訪皇甫旆表爲判官棄去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性喜放曠不樂檢局屢求外補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有僧失火歸罪守奴獄具白其

寬觀察魏少游訊謝由是知名路嗣恭奏爲因練副使假拜袁
州刺史崔祐甫薦爲諫議大夫兩浙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
泚亂匿終南山賊聞其名榜子搜索渾瑊服奔行在改右散騎
常侍賊平上爲更今名貞元二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明
年用韓滉薦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諫帝親
擇吏宰畿邑謂陛下惟當擇宰臣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
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王工作帶誤毀一鎊私市玉足之帝識不類詔京兆論死渾據
律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工得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
請貸隋時舊第助討吐蕃渾奏討賊自有國計若先朝名臣世
表節孝豈容不肖子毀門閭損風教哉請示薄責懲沮帝嘉納
時滉入朝輒於省中撈吏至死渾讓以省闈非刑人地公奈何

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況悔悟稍褫其威。會除白志貞。浙西觀察使渾移疾不奉詔。付外施行。疾間乞骸。不許。嘗擬選官。憫四方士千里辭家。干祿主辦小邑。豈慮不能是歲無退異者。素能料事。未然先度。李元平必敗。果然。及吐蕃會盟。平涼渾奏盟誼之興。皆在末季。今盛朝反行於吐蕃。恐吐蕃人面獸心。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俄得韓游瓌飛奏。帝大驚。夜半以表示渾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矜已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其言。位可長久。渾令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遂爲所擠。罷爲右散騎常侍。素能警辯。好談謔。與人交意向豁。如然性儉朴。多質直。少威儀。不營產利。卒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謚曰貞。兄識字方明。篤意文學。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齊名。而練理。

劍端往往詰極雖趣尚非博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
但沈思不逮於識

崔造字元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僑居上元友韓會盧
東美張正則相與劇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號四夔浙西
觀察李栖筠引爲賓僚遷左司員外郎坐善劉晏貶信州長史
轉建州刺史間朱泚亂馳檄隣郡同舉義兵調發所部二千人
以待命德宗聞而嘉之收京徵拜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時遭兵
亂歲仍蝗旱府無儲積在職立事敢言帝以爲能貞元二年不
次登用命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因從事江外嫉錢穀
諸使閹上之弊首奏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刺史選官部送
京師其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運使等並令停罷仍
以度支鹽鐵還尚書省照舊分六曹各令宰臣任之命齊映判

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未幾又以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并歲入米七十萬貫兩浙淮南節度使韓滉杜亞運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終宰相計最殿以聞時況方有寵於帝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復美其功令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議者謂所舉雖據舊典未適時宜方朝廷用度窘乏不能權濟大事特厚元琇罷使之後又首命之造懼託疾辭位罷爲太子右庶子所請悉罷無何以憂愧卒年五十一

韓滉字大冲休次子少貞介好學有美名及長與天下豪俊遊以蔭補左威衛參軍出爲同官主簿至德初鄧景山節度青齊表爲判官授監察御史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

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擢殿中侍御史歷吏部員外郎中性
公介強直明於吏事蒞南曹久簿最詳緻無纖毫遺隱大曆中
遷給事中知兵部選魚朝恩所掌北軍爲盜殺富平令韋當私
請免死滉執奏伏辜遷右丞復知吏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
度支檢制吏下凡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出納乾隱深文鉤剝痛
繩以法遇連歲豐稔故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尅頗甚人
情咨怨至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京尹黎幹言狀滉稱不實渭南
令劉藻附滉亦言無害代宗命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又遣御
史朱放覆實害田三萬餘頃帝怒貶藻南浦尉斥計豐州司戶
公議皆言滉弄權樹黨德宗徙太常卿又言其搢剋出爲晉州
刺史未幾轉刺蘇州充兩浙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檢校禮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鎮海軍節度使到鎮綏輯百姓均其租調境內

梅治會討朱泚。泚震駭。乃訓練士卒。分戍河南。獻繼十萬出。兵三萬。下詔嘉勞。進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和良器。率勁卒萬人。進討賊。破走漕路。無梗。完靖東南。其功居多。時京師未平。閉關梁。申儆備。禁牛馬出境。自京口至玉山。造樓船三千。柁大闊。舟師由海門至申浦。乃還。又築石頭五城。修壁塢。起建業。抵京岷。樓雉相望。以備迎鑿。用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增營壘。鑄軍器。教習兵卒。臨金山。與陳少游會。調發糧帛。以濟朝廷。時甚賴之。貞元元年。就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人頗言其窺望。賴李泌數辨。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國。入朝。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令專督運務。與右丞元琇。不協。誣以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貶琇。雷州劉玄佐。

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官禮結爲兄弟
入拜其母勸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皆填
宮按玄佐泣悟仍遣錢二十萬爲辦裝綾二十萬犒軍及入朝
後薦可任邊事時吐蕃寇蜀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
軍外戰在河隴兵不過五六萬請以十萬衆給三年費城涼都
洮渭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玄佐請行會滉病卒
亦止年六十五贈太傅諡忠肅滉雖世相性節儉不爲家人資
產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若不執扇所乘馬皆終轡下居處陋
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爲請堂無挾
應弟洄稍增補之見卽徹去曰先君容駟吾等奉之常恐失墜
若摧圯緒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尤工琴書得張旭筆法
盡與宗人幹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盡然常自晦不傳

於人著易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早識李晟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立大功晚節益苛慤所在雖令行禁止議者謂其寬濫相尋又多飾情希進人以是譏子羣官至考功員外郎終國子司業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北太常少卿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宏辭二科調河南參軍滑亳令狐彰辟掌書記因妻以女授監察御史彰疾與謀後事勸彰納節請代令三子歸京師彰從之後兵亂脫身東歸再辟河陽馬燧判官奏爲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薦除刑部員外郎出爲鳳翔張鎰判官行軍司馬綜達軍事兼有口辯入朝論奏合旨進兼御史中丞鎰本儒臣不曉兵事軍中畏部將李楚琳慄悍兇暴與同幕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能用奔赴奉天真拜中丞從幸梁州道險澁馬多驚駭映躬

親執轡不去帝懼傷之辭曰傷臣小事若犯清塵雖萬死何足
償責上以愛已獎之拜爲給事中又見其自誓長大音吐高亮
自山南還常令侍左右或前至州鎮城邑宣傳詔令益親信之
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謙
和悅下不肯輒示可否政事多決於崔造無幾造病映當國政
進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帝以吐蕃數寇人情搖動復議避狄
映俯伏流涕奏戎狄不慙臣等之罪嘗聞大福不再願陛下熟
計奈何映欲行幸上爲感動時袁高方忤上旨映反奏爲左丞
進御史大夫與張延賞微時素厚數畫時事不爲舉行又不從
所親求官延賞怒劾映非宰相器明年正月貶爲夔州刺史轉
衛州歷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因罷不以罪宴復進用乃倍斂
貢奉以中帝欲誕日獻金銀器餅高至八尺餘卒不得用卒年

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劉滋字公茂祖子玄父貺滋少通經學善持論以門蔭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楊綰薦爲左補闕辭官養親河南尹李庠奏署功曹母喪服除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郎中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定禮儀興元元年陞吏部侍郎時經寇盜蝗旱之後選人不能赴謝命往洪州就典選事以便江嶺之人號稱舉職貞元二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端重寡言廉謹畏慎獨持謙退無所啓奏踰年罷守本官歷吏刑二部尚書賜金紫刻苦嫉惡多所發擿選人有更代詐僞者畏嫉之後被臺劾奪階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從兄贊葉子爲人勤幹素不知書以蔭補鄆縣丞供儲精辨杜鴻漸悅之楊炎薦授侍御史爲浙西觀察

判官擢欽州刺史韓泥表有異行加金紫再轉常州泥入相分
所統爲三道除贊兼御史中丞宣欽池都團練觀察使在州十
餘年強猛立威官吏畏之厚欽殖貨務貢奉以希恩頌爲人士
所鄙

齊抗字遐舉祖澣官侍從別傳父朝早卒抗少遭亂奉母隱會
稽讀書爲文長於應奏大曆中壽州張鎰辟爲判官明開史事
濟以文雅甚爲所重從觀察江西節度鳳翔奏爲監察御史鶴
書多出於抗鎰被害奔赴奉天拜侍御史轉戶部員外郎肅復
引爲江淮宣慰判官元琇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
初爲水陸轉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加諫議大夫坐累
出爲處州刺史轉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歷秘書監
太常卿出爲河南尹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奏言故

事吏部選人試判訖別請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甚非
在人勿疑之道尚書侍郎皆大臣精選宜令自覆從之又罷禮
部掌貢其親故試於考功謂之外頭舉人又省諸州府別駕田
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驅使官及諸胥吏尋修
國史以病請罷改授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謚曰
成素性隘刻寡遠智大略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人罕
許之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初擢明經肅宗在彭原因上書得名
見拜秘書郎待詔翰林轉衛尉丞出爲汾州司馬崔圓節度淮
南表爲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還朝遷侍御史歷主客員外祠部
郎中大曆中從李涵送崇徽公主於回紇復署判官回紇恃功
倨見使者貴問市馬歸賄不足涵懼未及對晉曰我非無馬而

與爾爲市馬一歲五至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怠爾勞敕吏無
得問諸戎以是莫敢與角其爲爾賜不已多乎遜謝不敢有言
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中丞知臺事在職清勤謹慎尋出爲潼關防禦使兼御史大
夫朱泚反遁走行在改國子祭酒遣往恒州宣慰還至河中值
李懷光反說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已
位太尉縱得泚寵亦無以加彼尚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
能事彼有不能事君乎公敵泚有餘力若能襲取以清官掖迎
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尚誰敢議之哉懷光喜且泣晉亦泣
復以語其將佐皆拜故懷光雖偃蹇終不助泚還京遷左金吾
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方韓滉排右丞元琇勢振朝廷晉輒爲
前其非罪人咸壯之拜太常卿貞元五年遷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時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故惟循謹奉詔無所駁異
當五月朔朝會參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晉從容南面宣致詔
詞進退詳雅金吾將軍沈房有替喪公除不衣慘服入閣帝疑
以問晉對曰準式朝官并以下喪服絙纓不合衣淺色南班亦
如之又問古冠冕之制對曰服冠冕必佩玉以在君前趨走或
致顛仆近朝臣五品而上皆綾袍金玉帶取其致飾以奉上若
服絙纓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自今入閣官毋趨走替以下喪
不得以慘服會羣臣各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參又欲
進其姪申爲吏部侍郎畏帝惡其驕盈諷晉奏之帝怒曰無乃
參迫卿爲之耶晉具道其然帝因問參過失遂無敢隱數日罷
參晉惶恐疏辭轉禮部尚書又改兵部爲東都留守會李萬榮
卒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受命不召集兵馬

惟將幕府駒從上道。汴將鄧惟恭本窺代鎮。故不遣使迎。以疑懼之。既至鄭州。人勸其且止。以觀變。晉不聽。直造之。及郊。惟恭不意遽至。始出迎。謁既入。委以軍政。無所改更。惟恭自覺情狀顯露。鞅鞅不能平。衆服晉有體。莫測機謀。未幾。罷勇士早暮番休代募下者。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縛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勞。貸死。長流汀州。又恐晉儒懷拜陸長源爲司馬。在鎮五年。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諡曰恭惠。晉性寬緩。事多儉簡。務因循。以收衆心。事方幾安。卒未十日。汴軍大亂。人以是驚。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貨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冊曰貞元之世。悅美好利。叛逆相仍。其何能濟。上下交征。

民乃狼戾